

第八回 魏家婦人前賣俏 花文芳黑夜逾牆

詞曰：

塵世曾無月旦，紅顏倏爾相看。未聽笛意飛揚，閑來庭院，貪戀嬌娘，辜負了，半夜光陰夢一場。

且說花文芳悄悄出了府門，祇奔魏臨川家而來。用手將門一推，祇聽得呀的一聲，把門推開，見那婦人站在堂屋門外，手中拿許多姜蔥，往廊下走，要向那砂銚中丟下。原來魏臨川愛喫腳魚，那婦人正來下姜蔥，不想恰遇著花文芳進來。魏臨川先行出去時，婦人忘了關門。花文芳抬頭看見，婦人臉似桃花，眉如柳葉，身穿一件銀紅衫子，上加水綢背心，束一條大紅湖縐汗巾，下繫一條玉色綢裙，下邊露出兩個紅菱。花文芳一見，魂魄飄蕩，此時亂了心猿意馬，也不問臨川在家不在家。

自古道色膽如天，忙忙走到廊下，望著婦人道：“尊嫂拜揖。”婦人忙欠身還了個萬福，叫道：“花大爺請客位裏坐！”花文芳道：“臨川兄可在家。”婦人笑嘻嘻道：“不在家，方纔出去，有甚麼話說，等他回來敬傳尊命。”花文芳聽了不在家三字，心中好不歡喜，道：“沒有甚麼話說，就是昨日託他的那事，特來討他的實信，不想又不在家，祇好在府等他回來。”婦人道：“大爺且請客位少坐。”

花文芳也不到客位，就在堂屋椅子上坐下。假意問道：“前日吩咐木石兩匠替府上收拾房子，不知可曾來。”婦人道：“收拾過了。”花文芳道：“可漏麼？”婦人道：“有些漏。”花文芳道：“屋漏還可，人祇怕漏，就來不得了。”婦人聽見人漏二字，便不回答，微微笑了一聲，趕緊走進房裏去了。

花文芳見有些意思，隨將那袖內十兩銀子，立起身來走到房門首，將門窗一掀道：“尊嫂，這些微銀子，送與尊嫂，置朵花戴戴罷。”婦人家原是水性，又見了一包銀子，忙道：“怎好，多謝大爺的。”伸手來接，花文芳雙手遞這銀子，趁勢將白纖纖一隻手，一把捏住，死也不放。婦人道：“大爺請自尊重些，恐我家他來撞見不好看相。”花文芳見婦人如此言語，登時跪下叫道：“尊嫂，快快救命罷。”緊緊抱住就欲求歡。

婦人見花文芳抱住不放，又恐小紅來看見不雅，忙道：“大爺你且起來，有話與你商量。”花文芳祇得起來，道：“尊嫂有話快說。”婦人道：“你今速速回去，恐魏臨川回來，你今日把魏臨川關到府內過宿，你到晚間悄悄前來便了。”花文芳道：“尊嫂，你叫我那裏等得到晚上？祇怕你哄我脫身之計。”婦人道：“我若哄你，不得好死。”花文芳見婦人發誓方纔放心道：“祇恐你家門關了，我若要敲門打戶，恐驚動鄰舍，如之奈何？”婦人道：“這有何難，你怕驚動鄰人，祇要拾起一塊瓦片來，朝著我家屋上一擲，以為暗號，那時我就知道是你來了，我就輕輕的開了門，放你進來。你快些出去罷。我叫臨川就來你家。”文芳道：“尊嫂不可失信。”婦人點頭道：“不必多言。”花文芳抱住就對了一個嘴，那婦人也不做聲，花文芳祇得撒手走出。

出了他的門首，走了數步已到自家門首，進了府門，走到書房坐了。想那婦人的好處，想了一會，不見臨川到來，忙叫有憐過去，吩咐道：“你今快去將魏臨川請來。”有憐應聲而去。這花文芳等了一會兒，又不見有憐同臨川到來，立起身走了幾次，把日色望望，今日纔得過午，走來走去，好不心焦。

且言花有憐出了府門來至魏臨川家扣門，魏臨川正與崔氏喫腳魚飯，聽得扣門，魏臨川開門，見是有憐，請他客位裏坐下，忙叫小紅獻茶。花有憐道：“大爺在府不見你回信，好不心焦，叫我來請你就去。”魏臨川道：“我喫飯就來。”有憐道：“我在此等你，一同前去罷。”臨川道：“得罪你了。”連忙到堂屋喫酒飯。那花有憐又將婦人上下一看，越覺可愛，心中暗想：要是我家大爺到了手，我就有指望了。正在那裏左思右想，心神不定，那魏臨川飯喫完了，走過來道：“得罪！得罪！我同大叔過去罷。”

花有憐同魏臨川來到府門，進至書房。花文芳看見他二人到了，便道：“你好難請呀！”魏臨川笑道：“大爺為何這般著急，晚生為這件事日夜思想，睡也睡不著，想了幾個主意還不大好，故不回覆大爺，總要想個十全之計，要一箭射中纔好。”說畢花文芳道：“非我著急，我舅舅日日來催，我也無話回他，你若去了就不放在心上，我如今祇是不放你回去，你若想出去除非想出妙計來，那時纔放你回去。”魏臨川道：“晚生就住在府上與大爺解解愁悶便了。”花文芳聽見纔笑起來道：“老魏，你說了半日的話，這一句纔中聽。”彼時說說笑笑，不覺紅日西沉，玉兔東昇。

花文芳見天色晚了，好不歡喜，吩咐拿酒來。不一時小書童捧上盤碟擺下，同魏臨川對面飲了三五盞，就吩咐取飯來。書童答應而去，取了飯來盛兩碗。花文芳道：“你這奴才，我大爺喫了飯到舅老爺家去，魏相公還要飲酒，為何也盛上飯來？”這個書童想道：每常時又捨不得酒與魏臨川喫，纔喫得三兩壺就要拿飯。今日到喫了三壺，盛飯到來，還說我不知人事，不知為何改了調門。花文芳喫畢飯道：“魏兄你可暢飲幾杯，我到家母舅那邊說話就來。”臨川起身道：“大爺請便。”花文芳忙叫有憐過來，吩咐道：“魏相公一人飲酒不樂，你可陪著他飲幾杯兒。”花有憐答應曉得。

花文芳起身出門，來到魏臨川家門首，彎腰拾了一塊瓦片，不想又摸了一手的屎，急急的將瓦片向屋上一丟，那婦人聽得瓦響，忙忙走出輕輕將門開了，花文芳聽得門響，一手推開將身子閃進，那婦人將門關上。花文芳見了婦人一把抱住，婦人忙將他推開，道：“你身上為何這樣臭？”花文芳笑道：“方纔拾瓦片摸了一手的屎。”婦人聽了也覺好笑道：“待我取水來與你洗洗。”花文芳道：“親親你快些取水來，不要等壞了我的身體。”婦人道：“忙甚的。”忙去取水，拿了香肥皂手巾來，花文芳洗了手問道：“小丫頭那裏去了？”婦人道：“我叫他先睡去了。”花文芳連忙抱住，扯他往房中去。婦人道：“魏臨川你可把他關得牢固麼？”花文芳說道：“已經關在書房內，書童花有憐看守著他喫酒，不妨的，不怕的。”遂抱至房間，將欲上床取樂，忽聽得打門甚急，叫道：“開門！是我回來。”婦人大驚道：“不好了，魏臨川回來，如何是好。”花文芳聽見魏臨川回來，祇嚇得魂不附體。正是：

五臟內少了七魄，頂梁門嚇走三魂。

不知花文芳怎得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

